



诗词世界

十月一日·天安门广场

●李晓伟

十月一日,天安门广场风轻云淡,秋高气爽;
十月一日,天安门广场红旗猎猎,群情激昂;
十月一日,全世界的目光,聚焦在天安门广场;
十月一日,全国人民的心,凝聚在天安门广场。

祖国70年华诞,
我们用火热激情共同祝愿;
我们用不忘初心勇敢担当;
我们用国富民强,聚焦全世界羡慕的目光。

嘹亮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响彻了整个天安门广场,
我们不会忘记,这首让人热血沸腾的歌曲,
是在中华大地饱受欺凌、丧权辱国的关键时刻,
爆发出的生命的最强力量。

鲜艳的五星红旗,像一束束火焰将天幕照亮。
我们不会忘记,这面被鲜血染红的旗帜,
是在中华民族生灵涂炭,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,
绽放出的最耀眼的光芒。

看吧,那雄壮威严的阵容,那整齐矫健的步伐,
听吧,那如雷贯耳的呼声,那整齐划一的欢鸣。
看吧,那势不可挡的洪流,那翱翔天空的机阵,
听吧,那春风化雨的问候,那洪钟大吕的回响。

70年,中华民族用泪与血的奔流,结束苦难而悲壮的历史;
70年,中华民族用铁与火的交迸,铸就着坚强不屈的脊梁。
70年,伟大祖国砥砺前行,斗志昂扬,勇往直前,奋发图强;
70年,伟大祖国挺起坚强不屈脊梁,高高屹立在世界的东方。

“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!
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!
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!”
那响彻云霄的呐喊,凝聚起我们团结一心的磅礴力量。

自豪、致敬、奋斗,
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。
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,
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。

如今,黄河边上的硝烟已随风飘散,那段屈辱的历史已渐渐远去;
如今,长城内外的战火已无影无踪,那段惨痛的历史却刻骨铭心。
血与火铸就的自强不息精神,将永远在我们心中定格;
灵与肉筑就的万里长城,将在历史的星空闪耀着永恒的光芒。

站在历史的节点回眸,我们懂得了责任与担当;
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我们将凝聚中华正能量。
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;
古老中国凤凰涅槃,浴火重生,追逐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。

放飞的白鸽,飘舞的彩球,沸腾的广场,
十月一日,天安门广场沐浴着瑰丽的阳光。
每一位华夏儿女,无论身在何地,
都在为祖国喝彩,为祖国点赞,为祖国荣光。

我们都是追梦人,
这一刻,那铿锵有力的步履振聋发聩,响彻四方。
我们在追梦路上奋力奔跑,
栉风沐雨,砥砺前行,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谱写璀璨新篇章。

●魏郭

雨中登九峰

红褐色的石阶上,汪着一注一注的秋水,雨儿不知疲倦地争相垂落下来,激起一层接着一层的涟漪,迅速膨胀开来的波纹,不时搅动着依旧青色的落叶。

寂静的步道上不见人迹,我因为贪恋这宁静的雨中秋色,而渐渐落在了同伴的后面。峰回路转,稠密的树林,遮挡了他们的踪迹,仿佛这云雾缭绕的九峰山只余我一个人在游荡。

几日前,鸿志兄的一位朋友在半山腰建造了一个玻璃天桥,邀我去探险。好不容易人凑到了一起,雨也不约而至。

这可遇而不可求的秋雨,更让我这喜欢雨中漫步的人心中窃喜。

车窗外的雨愈来愈密,除了眼前的盘山公路尚看得清外,远处的山峦和树木都躲在云雾之中,似乎在羞赧地窥视着我,让我几欲挣脱越野车的藩篱,跳进云雾间遨游一番。

在云雾缭绕的虚幻意境中,车子不知不觉就抵近了西门的城墙垛口。抬头望见九峰,仿佛所有的峰头被增长天王的慧剑削得不见踪影,又仿佛正在喷发的火山一样烟雾氤氲。

谜一样的九峰,定是上天九女飘飞人间,凡夫俗子哪得识见仙人踪迹,故

而以云雾遮去娇容,这样想来,不由让人想入非非。雨中的九峰,果然别有一番风韵。

在山脚看云海,望第一眼,似乎是静止不动的一张面纱;当驻足凝望,在青黑的山体与白色的云雾交界处,青黑的部分时大时小,让你发现那云海是在缓缓流淌的。你真想看到那面纱背后隐藏的娇容,所以就不由自主加快了登山的步伐。

因为这雨的润色,这数次登过的天梯小道,这数次攀附的栏杆,这数次依靠的道中栉树,这数次仰望的八仙洞壁,都与往日不同了。

往日瘦骨嶙峋的绝壁,喝足了甘霖而变得丰满起来,石壁上的野草、杂树也似乎变得高大蓬勃起来,壁沿宛如涂了一层补水霜而亮晶晶的。从山石中渗下的水儿,在石壁高低不平的底部,形成一串串的水珠,溅落在天梯小道坑洼不平的石阶上。

粗粗细细、弯弯曲曲、扭扭斜斜的石栏杆,此时已没有那么磨手,仿佛抹了一层油变得湿滑起来。栏杆的底部,附生着一颗颗白色的珍珠,那珠子,渐渐狭长,忽然就没了踪影;在消失的地方,旋即就冒出了一个极小的珠子,继而变得白亮起来,此消彼长,蕴含了太极的真谛。

那棵道中的栉树,一条条水道从枝杈间延伸下来,把一只只向上攀爬的蚂蚁冲得四处找路,唯有一只螳螂稳稳地横在道上,似乎在等待声嘶力竭的蝉儿。

而那八仙洞里的诸位仙人似乎更加入定了,举在半空中的棋子已经长出了绿苔,韩湘子似乎耐不住寂寞,飞在了崖间的罅隙中,奏起了一首弄月的笛子。

若非这场秋雨,如此宁静无扰的境地是不好遇到的。古人云: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。吾非仁者,更非智者,却对这自然的山水有着近乎痴般的痴迷。我喜欢独自一人走在幽静的山水,用心去触摸每一片山石、叶子;而在人潮涌动的街市或者众目睽睽的舞台,我总有一种逃离的焦灼,因此常常选择三缄其口;即便是众人同行在山道,我也常常选择有意落在同伴之后,静静欣赏属于我的美景。我常常幻想自己是一位独立奇行的侠客或者净心修禅的沙弥,少了得道高僧声名的累赘,多了几分无拘无束的恣意洒脱。

这样的秋雨,给了我最美的行走。

湿滑的台阶,我小心翼翼而又稳稳当当踩着每一级台阶,水珠四溅,打湿了我的鞋子和裤管,淡淡的泥土腥味顺着裤管侵入鼻子,宛如面前平放着一杯杯

散发着袅袅乳香的牛奶,沁人心脾。

一丛从山顶的远处,雨声玲珑,像九女在抚弄一把把雨琴,嘈嘈切切,时急时疏,时断时续,委委婉婉,奔奔波波,高高低低,轻抚慢抑,抑扬顿挫,欲说还休,欲盖弥彰,让我百听不厌。

道旁环绕的绿树,近在咫尺,触手可及,一颗颗水珠,从高处渐次低落,脆若裂帛,声入耳内,却击在心底。让人不知怎么就想到了东林书院的那副长联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,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”,家国情怀,一副对联表达得淋漓尽致;想到了杜牧的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,人间冷暖,一句诗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就这样,不知不觉,慢慢走入了云雾之中。在一处高台的观景点小憩,才发现脚下的深谷白茫茫不见其底,不远处的树林也若隐若现。遥想此时山下若有朋友来寻我,定也会发出“只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”的感慨。

继而战战兢兢步入玻璃天桥,依旧难辨脚下深浅,桥的那端,仿佛镶嵌在云端不可捉摸。晃晃悠悠的天桥,仿佛是昆仑山上缠绕过来的一株仙藤,一头连着巍巍昆仑,一头连着悠悠九峰。由此攀爬,或许偶遇众多仙尊,修得正果。

雨雾中的九峰,竟有别样妙趣。

●陈晶

卖旧书的老头

洗耳河夜市拐角,有个卖旧书的小摊吸引了我的注意,走过去,蹲下来,仔细地看那些书,脆黄打卷的纸页,散发着岁月的气味。忽然,一个粗犷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“闺女,有相中的书吗?”我抬头,这才注意到卖书的摊主是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头,国字脸,皮肤黝黑,穿着颜色鲜艳的短袖,虽上了年纪,背却挺得很直。

老头闲来没事,就拿起笔作起了诗,“今晚看到月亮想起了董永娶仙女,写两句感想练练字……”这个俯身弯腰在地题诗练字的老头瞬间让人敬佩不已。晚上快9点,老头一本都没有卖出去。“现在年轻人很少看这种书了,生意全靠一些从这里逛夜市路过的年龄稍大点的顾客,但我觉得永远都有爱书的人,所以总会有人来买书的。”

旧书的价格普遍较低,一本《三字经》在老头这里才卖2块钱,比书店里的新书甚至是网络上的电子书都便宜许多。“现在网络这么发达,大家都看手机了,买书也可以网上买,快递还给送到家里,买旧书的人越来越少了,你在这里不是闲磨时间嘛,又挣不到什么钱。”隔壁卖水果的摊位老板很是不理解老头执着摆摊卖旧书的说法。

“只有过时的商品,没有过时的文学。只有人不看的书,没有看不懂的书。要说看不懂,那是没下工夫。”跟我一样蹲在摊点正在翻看老书的市民马师傅说道,“以前在那个车

马都慢的年代,没有网络,也没有手机,大家唯一的精神食粮,就是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。虽然现在有了电视、电脑、手机,但是这和手捧书本埋头其中不是一个感觉。所以,每次看到有书的地方我都会驻足浏览,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带回家,然后,空闲时独自一人手捧书籍,闻着墨香阅读,是很幸福的一件事。”

据了解,老头姓张,退休前是一名煤矿工人,年轻时就喜好阅读,更喜欢收藏书籍。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,学习更是不分年龄,不分时间,不分地点。而老头是真正出于爱书爱学习才会在夜市里卖书。“我这一辈子都离不开书,就爱看书。”老头说,阅读让他得到满足,虽然他现在的生活不富裕,但是拥有这些书籍,他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富有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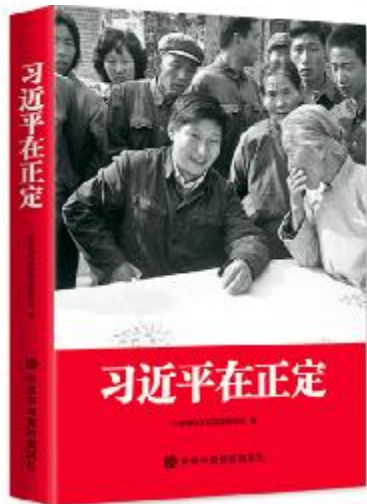
古人有“博百家所长,为我所用”的读书情怀。读书,读一本好书,让我们得以明净如水,开阔视野,丰富阅历,益于人生。人一生就是一条路,在这条路上的跋涉痕迹就成为我们每个人一生唯一的轨迹,而在人生的道路上,我们所见的风景是有限的。书就是一架望远镜,就是一盏明灯,让我们看得更远、更清晰。同时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同行,又有谁看到了怎样的风景,我们又该如何进行自我的追求与调整。在和他人所见的比较中,选择自己的路,也不会错过他人遇到的、就不会局限于视野无法领略的画面。



国画

●张现洲作

·连载·



那一天,我正在石家庄地区英语学习班学习,县里给我打来电话,叫我马上回去开会。回去以后,我们县领导和地区的领导都坐在一个会议室,谈一个技术引进的事情。进了会议室,我就发现有一个“当兵的”坐在我对面。他年纪不大,一身旧军装,穿得很土,脚上穿个大头鞋,活像个部队炊事班的班长。我很奇怪,怎么有个当兵的来参加我们的会

议?

我就问坐在我旁边的地区徐副专员:“那个当兵的是谁呀?”

徐副专员说:“这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习近平,到你们县来当副书记。”我恍然大悟:哦,原来这个“当兵的”就是习近平。

近平当时任县委副书记,在工作上受县委冯国强书记的领导。我们县领导班子的同志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儿子后,当时有一位副县长就说:“中央大官的子弟,我们怎么相处?”

近平自己很注意,他不希望因为这个和大家产生隔阂。在正定,那时候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共用一个食堂,我们在食堂吃饭,不管职务大小,都按照先来后到排队,打完饭以后,大家就在院里的石灰板上吃饭,蹲着吃,边吃边聊,哪个干部都不搞特殊。近平从中央军委办公厅到正定来,“入乡随俗”,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。

从那次见面以后,我们在一起工作,很快就就熟悉了。近平刚到正定的时候不满29岁,比我大十几岁。虽然年纪相差很大,但我们思想上比较一致,平时很谈得来。

1983年,我到省里以后,冯书记也调

到地区工作,近平担任县委书记。他是正定县的第十任县委书记,也是最年轻、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任县委书记。

虽然年纪轻轻就当了这个重要的官,但我从来没有见他发过火,也从来没有见他跟谁拍过桌子、瞪过眼睛,他一向都非常和气,平易近人,这让同志们都感到很亲切。他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人,从来就是这个样子。跟他在一起相处,我从不觉得拘束。

有一次开会,我跟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聊天,他跟我讲,习近平刚决定从中央机关到正定来的时候,本来想从基层干起,当个公社党委书记,但当时省委组织部考虑到,从中央下来的干部安排得太低也不行,就让他当正定县委副书记了。

采访组:习近平同志刚来正定的时候,分管哪些工作?请谈一谈他刚接手工作时,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。

王幼辉:近平到正定以后,精神文明建设是他分管的工作内容之一。在这方面,他干了很多实事,其中之一就是公路治理问题。

正定县是个交通四通八达的地方,从这里到无极、石家庄、沧州,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,但是那时的公路非常脏

乱差。社员经常在公路上占地堆粪、晒麦子,汽车就只好绕着走。还有人为了铺设管子浇地,就在公路上挖沟。路边的私搭乱建也很严重,有很多破破烂烂的小棚子、小店,缺乏管理。还有,路边的树木也被人盗伐了不少。公路疏于治理,长期处于这种乱象,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很多。

近平为了抓好公路治理,动员各个部门,包括农业、商业、公安等系统,督促四大班子齐抓共管。他持续抓了一年多,公路上的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。一直持续很多年脏乱差的公路,近平一来总算给弄干净了。

采访组:您当时是主管农业的副县长,对于农业大县正定来说,农业、农村、农民这“三农”应该是县里工作的重中之重,习近平同志当年和您一起配合工作的时候一定很多吧?

王幼辉:是的,我们两个工作上配合很多,经常在一起谈工作,也经常一起下乡。正定县当时有25个公社、220多个大队,近平对我说:“你在正定待了那么长时间,又是学农的,肯定跑遍全县了。”我确实对情况比较熟悉,所以近平下乡,就经常和我结伴同行。

县委当时有吉普车,但近平跟我讲:

“咱们还是骑自行车下去好,这样可以多看看。”

这样,我们平时基本都是骑自行车下乡。出发前,近平嘱咐我说:“咱们下去,你还是不要提我父亲的名字,就说我是复员军人,来当副书记就行了。”

近平当时考虑到,工作是工作,和个人背景是两码事。实实在在干好手头的工作是最重要的,如果工作做得不咋样,别人知道自己是高干子弟,反而会看低自己。

我们骑自行车下乡,随走随看,主要是看庄稼长势。到了公社,就向公社抓生产的主任了解情况;到了大队,就向大队抓生产的干部了解情况。近平在乡下乡调查的时候,除了问生产以外,还经常向社员家里的情况。他很喜欢和老百姓聊一些家常话,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人很随和,很亲切。后来,据当时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闫书章告诉我,近平在正定短短3年内,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所有公社、所有大队。

我们一般在公社吃饭。近平很自律,到了大队,他都会吃“派饭”,吃完之后抹抹嘴,说声“谢谢”,按照规定交半斤粮票,再交1毛5分钱。下午继续走乡串村工作。

有一次,我们到东权城公社下乡,吃饭时,有5个公社书记,还有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。那天的菜也很简单,有一盘猪耳朵、一盘拌豆腐,这么多人吃这两个菜。主食就是一人一碗面条。东权城公社书记还拿出一瓶酒来给大家喝,近平一口也没喝。吃完饭以后,近平自掏腰包请客,拿出10块钱给了那位公社书记。公社书记笑笑说:“这些饭哪里用得着10块钱?我还倒赚几块钱。”

采访组:请您具体讲一讲,习近平同志当年是怎样摘掉正定“高产穷县”帽子的?

王幼辉: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基本上我们全县的领导干部以及20多个公社书记都抓农业工作,“单打一”。至少我参加的多数会议,主题就是农业。我本人是专抓农业的,在正定县工作了26年。值得自豪的是,我们正定的农业,在全省都是出了名的。

我们正定县有45万人,种了30万亩粮食。那个时候,省里提出“500斤过黄河,800斤跨长江”。我们是全省第一个“跨长江”的县,还写了一本《渡江记》的小册子。

(未完待续)